



尉氏文史资料第五辑

尉氏战乱纪事

9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尉氏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33

尉氏文史资料

第五辑

(尉氏战乱纪事专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尉氏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90.11

政协尉氏县第六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名单

主任 刘善亭

副主任 于中华

委员 于兆福 李 华 史福庆

顾问 侯崇礼

特聘文史研究员

陆绍坤 刘景润 焦汝湖 荆天顺

王蔚庆 刘焕之 王小秋 刘中合

文宗汉 郭树贵

本辑编辑人员

编 审 刘善亭

主 编 于中华

编 务 周士杰

这段历史不能忘记（代序）

县政协主席 王念道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公开叛变革命后，蒋介石以江浙金融买办势力为中心，以地主买办阶级为基础，在南京建立了新的反革命政权——国民政府，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黑暗的反动统治。从此，中国进入了全面的战乱时期。

这段历史，是中国人民的苦难史，也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史。在这段历史中，中国革命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三个阶段。本辑文史资料辑录的就是这三个阶段中尉氏县发生的部分事件与人物轶事。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县共产党员石文卓于一九二七年在尉氏县成立了农民协会，同国民党政府当局和土豪劣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并于一九三〇年在我县张市一带领导了震惊豫东的“九·九”农民武装暴动。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进入了第三个重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这场战争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整整进行了八年。这八年中，尉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杀戮与蹂躏，更遭受了“水、旱、蝗、汤”四大灾害（即黄水、旱灾、蝗虫、汤恩伯）。当时有民谣说：“水旱蝗汤灾连年，五谷枯萎不收田，妻离子散家何在，逃荒要饭何日还？”便是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这八年中，尉氏人民也和全国人民一样，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磨炼了与外强、

国贼和各种自然灾害斗争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日本强盗是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间第一次进入尉氏的。短短一个多月，禽兽铁蹄所至，无数善良的人民惨遭杀害，无数妇女遭到蹂躏，无数房屋化为灰烬。本专辑中辑录的芦木张、韩集、大要庄、程庄等惨案便是铁证。

在抗日战争期间，更使尉氏人民没齿难忘的是黄泛灾难。一九三八年六月，蒋介石竟冒天下之大不违，扒开了郑州黄河花园口。滔滔黄水，东南直下，一泻千里，尉氏县东，顿成泽国。数万人葬身鱼腹，数万间房屋化为乌有，数万人逃亡他乡，其状之惨，亘古罕见！

日寇屠杀，黄水祸害，尉氏人民尚无残喘之机，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军阀土匪，又趁机压榨盘剥，明抢暗劫。尉氏人民更是雪上加霜，苦不堪言。

然而，勤劳、勇敢，富有光荣斗争传统的尉氏人民没有被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所屈服，没有被国民党反动统治所吓倒，没有在滔滔黄水中沉沦。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二战期间同土豪劣绅斗，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地位；抗战时期同凶恶的日本禽兽斗，维护祖国和民族的独立与尊严；在黄泛时期同惨绝人寰的灾害斗，争取生存的权利；重建自己的家园；在解放战争时期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匪恶霸斗，终于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总之，这段历史是尉氏人民的苦难史，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尉氏人民光荣的斗争史。

本专辑记录的这段历史，如能对革命先烈和死于战乱之中的无数同胞有所告慰，对当代的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有所启迪，我们将感到无限欣慰。——这就是我们编辑本专辑的目的所在。

遗憾的是，由于史料征集还不够广泛，且水平有限，本专辑

编完之后，始觉仍不足以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的完全面目。谨请读者见谅，并希当事者、知情者多赐惠稿，以补充、斧正之。

借此机会，我代表县政协对参与本专辑采编工作的县委党史办、县志办、县委党校、县文化馆、县文管所等单位的有关同志谨致谢意。

1990、11、15

目 录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二战时期尉氏县的农民运动 张芬莲 (1)

抗日战争时期

日寇暴行

日寇侵尉罪行简述 张芬莲 (3)

附：一九三八年报刊文摘 陆绍坤摘录

✓ 日寇在横寺村之暴行 (河南民国日报) (7)

✓ 盗 在尉 乱 日军残酷异常 (河南民国日报) (8)

✓ 日军在尉氏烹食儿童轮奸妇女 (新华日报) (9)

✓ 韩集村血债 阮志生 (10)

✓ 芦木张惨案记 焦汝湖 (11)

✓ 日寇驻要庄十日罪行录 刘换之 刘中合 于兆福 (19)

✓ 日寇火焚程庄记 于兆福 刘换之 刘中合 (22)

抗日烽火

战斗在洧川中学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张鉴如 (24)

附：一九三八年《风雨》周刊文摘 陆绍坤摘录

救亡运动在洧川 (通讯) 卢玮平 (31)

民先队员离校后革命活动片断 高保国 (35)

水西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鄢尉县抗日

- 民主政府的建立 张贵云 (41)
朱岗村村民抗日记 焦汝湖 (47)

附：一九三八年报刊文摘 陆绍坤摘录

日军践踏下之豫东 (河南民国日报) (52)

黄泛灾难 纪 录

- 花园口决堤与尉氏人民的灾难 陆绍坤 (53)
泛区惨事实录 (中原革命军内刊大二号) 刘景润 (57)
水漫滹沱村记 王小秋 (67)
段庄村人掠食之惨剧采访纪要 王瑞英 (69)

附：赵五自传

- 段庄村水患史 郑州革命日报 斯天顺 (74)
俺一家的悲惨遭遇 王瑞英 (77)

晋冀鲁豫解放区

- ###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解放战争时期尉氏县的革命政权建设 张贵云 (80)
解放战争时期尉氏县地方革命武装的产生和发展 梁尚昌 (87)
建国前冬尉氏县的剿匪反霸斗争 蔡耀南 (90)
水台战争始末 赵鸣祖 (95)
赵家村逃兵团血债案 焦汝湖 (100)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觉尉氏县党政群团 陈其南 (103)

- 机构设置情况 陆绍坤 (104)
尉氏县与洧川县城解放纪实 陆绍坤 (105)

- 刘伯承尉氏半日记 蔡新芳 (108)

人物轶事

：

孙登州区长舍己救人 张贵云 (112)
区委书记石立志智退敌军 张贵云 (114)
常香玉在尉氏演出的一段经历 斯天顺 (115)

封面照片：芦木张村二十二名遇难妇女合葬墓

二战时期尉氏县的农民运动

张芬莲

大革命以前，尉氏县受奉系军阀和豪绅地主的统治。一九二七年初，国共两党组成的北伐军自长江一带向北挺进。为了协助北伐军北上，国共两党于三月中旬至四月初在武汉召开了河南农民代表大会。尉氏县的石文卓、安文甫、西新芝参加了会议。他们回到尉氏后，积极宣传北伐军北伐的目的和意义，组织农民协会迎接张发奎、叶挺的北伐军北上。

不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深受军阀统治之苦的广大农民，渴望中国早日统一，积极加入农民协会，尉氏的农民运动很快开展起来。到一九二七年，尉氏县正式成立了农民协会，石文卓（共产党员）任常务委员。同时成立了六个区农协，张市区由陆文正负责，南曹区由李紫明负责，水台区由王俊佳负责，张铁区由李玉香负责，栗林区由李世俊负责。村农协发展到四十多个，会员达二千多人。

会员们来自各个阶层，如朱长海是个卖馍的，陆格针等人是扛长工的，胡安元等人是行医的，靳永生等人是商人，刘成姜等人是学生，王凤阁等人是教员。这些人都是愿意接受新事物的先进人物，有通知就去，风雨无阻，叫到那里准时不误，有带钱的均用，有带馍的均吃，遇冷有缺衣者互赠，十分团结友爱。

基层农会成了农民自己的机关，农民有事，都乐于找农会解决，农民喜欢它，把它当成自己的靠山。到一九二七年秋，会员发展到五千三百多人，大多数农民都自动团结在农会的周围，有

组织有领导的进行公开的合法的斗争，一般都能取得胜利。如石坛村的一位老农，拾粪拾柴时，被万村民团以偷盗罪将他绑去。农会知道后即派人解决，万村民团陪情道歉后将这位老农放回。一九三〇年春，镇长孙青良以打井为名，向农民派款。石文卓就带领农会代表陆文正、朱长海等到镇部质问镇长，镇长以抗款为名将他们告到县上。石文卓和农民代表赴县亲见县长说理，取得了抗款的胜利。孙书元在张市镇欺行霸市，设立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农民反映到张市农会，农会领导马上与孙书元展开说理斗争，并派靳大迷、徐贵林等人为农会代表监督检查、进行正当交易，取消了苛捐杂税。当时城乡内外贴满了“反霸分土”“打倒土豪”等标语，从此苛捐杂税少了，土豪劣绅不敢公开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

然而，这种局面并没维持多久。一九三〇年蒋冯战争一结束，蒋介石就派出他的嫡系爪牙刘峙在开封设立豫皖绥靖公署，派出大量特务；穷凶极恶地进行反共活动，惨杀共产党人，民主人士以及进步的知识分子。白色恐怖笼罩了河南大地，社会上人人自畏，惶恐不安。当时派到尉氏的特务杨序一任尉氏县长，就强迫取消了农民协会。

在党的领导下，尉氏的农民运动转入地下活动。张市、大营等地的农会改名为“穷人会”，南曹一带的农会改为“一心会”，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继续与敌人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到一九三〇年初冬，张市一带爆发了震惊豫东的“九·九农民武装暴动”；南曹一带的“一心会”一直坚持到新中国诞生，在尉氏的农民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日寇侵尉罪行简述

张芳莲

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间，日寇首次侵入尉氏，所到之处烧杀淫掠，疯狂地摧残和蹂躏尉氏人民，无数同胞死于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之下，无数财产化为灰烬，在我县犯下了滔天罪行。

一九三八年六月四日上午，日本侵略军第十六师团进犯尉氏，在军用汽球的指挥下，飞机大炮轰炸，机枪扫射，残杀我同胞三百多人。这天上午，日寇在侵占县城途经苏堂、刘庄村一带时，仅在苏堂村就杀害无辜农民二十六人，杀牲口三十多头，还在这一带奸污妇女一百多人，更残无人道的是这群兽兵将刘××的三个女儿轮奸，竟逼刘在一旁观看。

四日下午，日寇逼进尉氏县城，县长赵一鹤和他的机关人员一枪未还狼狈逃窜。城内铺户商店封门闭户，居民扶老携幼，四处逃难。日本兵进城后，到处掠杀搜抓，跑不掉的男人不少被枪杀，或被刺死，避不及的妇女被其奸污，就连逃到福音堂和天主堂的善男信女也同样遭受了侮辱和摧残。尉氏古城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

日本兵进驻尉氏后，县城周围十里以内的村庄，没有一处不受到蹂躏和搔挠。外地逃难路过此处的人，碰到这些凶恶的野兽也同样遭到杀戮。

六月六日早晨，有六个从开封到许昌去的逃难学生，走到县北关祖师庙旁，被庙里的日本兵发觉。日本兵将他们抓到庙里，将三个男生绑到树上拷打审问，将女生奸污，最后拉到公路沟沿

一用刺刀戳死。

同日上午，一群日本兵闯进县西面要庄村，挨门搜捕，将女的留下供其发泄兽欲，将男的抓走当苦力。五十多岁的娶廷卿被抓去后，让跟着奔跑两天不给饭吃。老人见各村血泊中躺的亲戚熟人成堆，气愤恐惧之际，悬梁自缢，尸弃荒野，被狗食鸟啄，最后连尸首也没找着。娶玉勤被抓去劈柴，不防一块木片碰着了鬼子的腿，鬼子竟把他绑在树上用文火活活燎死。娶合柱、娶廷年二人白天同被抓走，夜里偷偷回家，他们不知家已被日军占去，刚进二门，日军开枪将他俩击杀，然后又扔到枣岗中。两日后，合柱六十多岁的老母去掩埋他们时，两俱尸体已被狗撕鸟啄，不见人形。

六月中旬，寺前张群众将日寇的侦察汽球捣毁，并打死两个日本兵。日军弄不清此事究竟是寺前张村还是芦木张村的人所为，杀死寺前张五十八口人之后，又于六月十七日早上将芦木张包围，挨门挨户搜查，十多位乡亲惨遭杀害。之后，鬼子将从后街搜出的七十多位村民排成一个长队，押到村北大墙下，架起机关枪扫射，七十多人倒在血泊之中，无一幸免。

与此同时，另一帮鬼子把从前街和东场搜出的四十多位乡亲押到菜圈地里，村北枪声响起后，一个鬼子端着刺刀首先将站在最东头的孙呼囊刺伤，接着又将与鬼子拼搏的孙呼囊的母亲用刺刀挑死。这时乡亲们轰的一下和敌人撕打起来，一边打一边夺路向外冲。青年孙运德第一个脱了险，接着九岁的小奇在孙毛大伯的掩护下也脱了险，其余乡亲都被鬼子杀害了。

杀人不眨眼的日寇，在两个杀人场行凶之后，又回到村里进行第二次大搜查，虎口余生的乡亲又有七人遭杀害。

这天，日本强盗在芦木张搜了又杀，杀了又搜，从早上一直杀到日过午，放火烧了房子后才撤回县城。

七月底，日寇败退贾鲁河东，乡亲们纷纷归里。时值盛夏，

尸体多已腐烂，面目模糊，子不辨其母，夫不辨其妻，触目惊心，惨不忍睹。死难同胞的家属只得含泪从血肉模糊的死尸堆里，从塌屋倒墙下，从野坡荒岗上，通过衣帽来辨认自己的亲人。最后，北杀场上还剩二十一名妇女的尸体实在无法辨认，经群众商议合葬一处，立碑悼念，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日本法西斯强盗制造的“芦木张惨案”共屠杀芦木张人民一百二十六人，受害者七十一户，其中有十二户被杀绝。当天被日本鬼子围在村里侥幸余生者仅有十人。

六月四日，三十多个日本鬼子窜到朱岗村，在村外先点麦垛，又截住妇女强奸，进村后又用枪打死三人。此后，日本鬼子不断三三两两进村骚扰，要鸡子，要香烟，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七月三日，十三个日本鬼子又到该村骚扰，并开枪打死三个村民。第二天上午，这群日本鬼子又到该村要“花姑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村民们就用土枪土炮和鬼子打开了，打死了十一个鬼子，其余两个带伤逃跑。接着，日本鬼子用大炮、机枪将该村包围，炸开寨门后蜂拥而入。

日兵进村后，疯狂烧杀，将十三个老汉用刺刀活活挑死，将一群老太太集中到一个房子里点火烧死。见了年轻妇女就进行奸污，同时还把她们的乳头用刺刀割掉。鬼子杀人后又放火烧房子。这次日寇共杀朱岗寨村群众八百多人，烧房子一千多间，整个村寨成了一片废墟。

六月中旬，日本鬼子从县城窜到明家村和孔家村一带骚扰，在孔家村打死烧死七十二人，杀绝九户，烧房六百多间；在明家村杀害群众七十多人，烧房一百多间，仅有五十户人家的小李庄也被惨杀七十多人，烧房一百多间。

日寇侵入尉氏后，不但烧杀掠抢，而且百般摧残广大妇女。

当时为躲避禽兽般的日兵，许多妇女抓破自己的脸，贴上一块块黑膏药，或抹锅底灰使脸皮变成黑色，蓬头垢面，衣服破旧，就这样也不一定能免遭蹂躏。

(附录)

日军在横堤村之暴行

日寇用三十多辆汽车，由尉氏、朱仙镇等处，向开封运送粮食，殷建梁说：他跟着上尉氏运东西，在横堤村，敌人命保长送三十个女人，保长没有办法，被敌人枪毙了。嗣后，敌人自己在横堤村找，有一个生产未满月的女人，被奸死了，他丈夫被枪毙了，小孩子用刺刀戳杀了。

(解放1938年6月17日《河南民国日报》)

(附录)

盘踞尉(氏)洧(川)的日军残酷异常

日军侵入豫东后，奸淫烧杀，尤为残酷，关于沦陷后各县情形曾扼要刊于本报。顷据某公务员由豫东逃来谈：敌在尉氏城南三十里之南曹，向西往洧川县之朱曲集一带侵犯，沿途抢掠烧杀，到处奸淫妇女。某公务员曾亲自目睹：多数妇女，裸体于途，任敌侮辱奸淫，并枪杀平民妇孺甚多。各县民众，痛恨异常，均群起组织义勇军协力杀敌云。

(原载1938年6月18日《河南民国日报》)